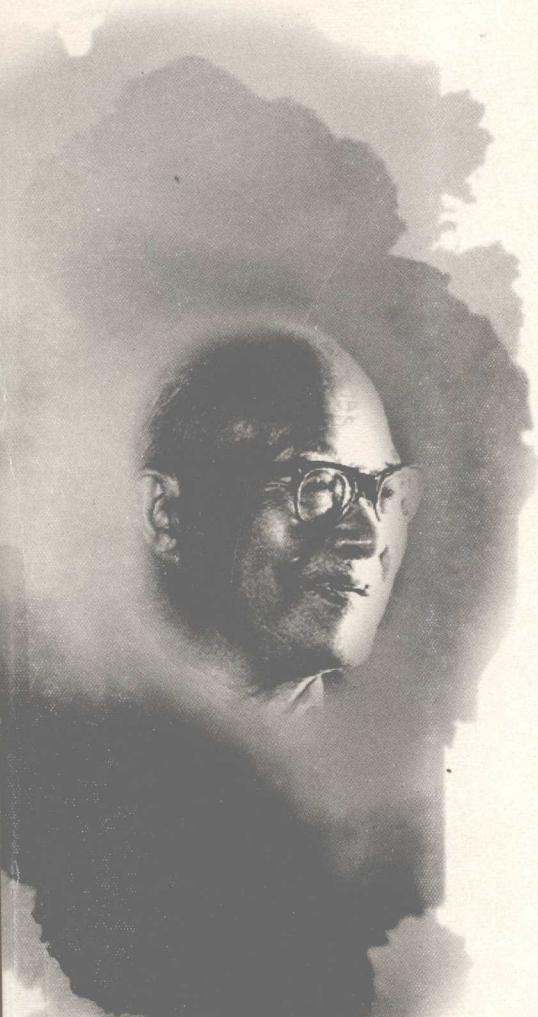


沈从文思想研究

罗宗宇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兰芷学人文库



沈从文思想研究

罗宗宇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兰芷学人文库



内 容 简 介

采用“独特观念/范畴”法切入沈从文思想研究，将沈从文的“重造”、“乡下人”、“知识分子”和“文物考古”等核心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在梳理以往沈从文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沈从文的文本”出发、结合沈从文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特别是其个体生命经验，深入分析了他对自我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思考，力求揭示出沈从文思想的丰富性、独特性与复杂性，在试图还原沈从文的精神性存在之时，提出了沈从文是一位思想家的哲理性命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从文思想研究/罗宗宇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12

(兰芷学人文库)

ISBN 978 - 7 - 81113 - 468 - 1

I. 沈... II. 罗... III. 沈从文 (1902~1988) —思想评论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4156 号

沈从文思想研究

Shen Cong-wen Sixiang Yanjiu

作 者：罗宗宇 著

责任编辑：肖立生

装帧设计：吴颖辉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22559(发行部),8821594(编辑室),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649312(发行部),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xiaols@hnu. cn

网 址：<http://press. hnu. cn>

印 装：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32 开 印张：10.5 字数：273 千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书号：ISBN 978 - 7 - 81113 - 468 - 1/I · 48

定价：24.00 元

总序

由湖南大学老校长胡庶华教授作词的湖南大学校歌有云：“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苍苍。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材蔚起，奋志安壤。振我民族，扬我国光。”歌词中的“兰与芷”，出自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及《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喻指湖湘之优秀人才。

从古代岳麓书院到现代的湖南大学，千百年来，这所学校为中华民族培养输送了无数优秀人才，为民族的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湖南大学所培养的不仅仅是一届又一届的合格学生，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过程中，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青年教师，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学校师资队伍中的主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兰芷”、“荃蕙”，更是湖南大学的未来和希望。

自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国文”一直是学校的核心学科，并在全国高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后来院校调整，传统被迫中断。1998年，学校开始筹划重建中文专业，并于2002年正式恢复了文学院的建制。从正式重新招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至今，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有30余位青年教师加盟。他们大多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博士，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好，因而很快就成为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的主体，并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等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其中不少青年教师，已晋升为教授、副教授，成为文学院的中流砥柱。

当下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寒窗苦读 20 余年，好不容易毕业参加工作，就要面临成家、生子、住房等许多现实问题，就要承受教学、科研考核的种种压力，以及同辈人之间竞争所带来的困惑与焦虑，等等。他们的处境确实很艰难。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湖南大学文学院的青年教师依然没有放弃对专业的挚爱，在各自的领域不断探索，辛勤耕耘，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为了使这些成果能够成系统地顺利推出，我们特意组织了这套“兰芷学人文库”。文库的作者，主要是湖南大学文学院的青年博士；文库各书的主要内容，则是他们在各自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后的成果。文库并未确定一个主题，也不限定规模，只要有成果就出版，越多越好。我希望借助这样一个平台，让湖南大学文学院的青年教师得以更快成长，使“华实并茂”、“兰芷齐芳”不仅是歌词，而且是事实。

是为序。

郭建勋

2007 年 10 月

于长沙岳麓山之红叶楼寓所

序一

凌宇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沈从文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指斥为“没有思想”或“桃红色”反动作家，到八十年代被认可为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再到二十世纪末是否文学大师之争，伴随这一过程的，不独是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独特艺术个性、博大厚重的文学品位的从不明到发现，更是对其独特的人生观照，以及这种观照中所拥有的人生悲悯情怀的从误读到认知。而这种悲悯情怀，实源于沈从文对人生的深刻烛照与洞见。这种属于思想范畴的对人生认识的独到性与深刻性，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因而，随着沈从文研究的深入，必然导致沈从文是不是一个思想家这一问题的提出。

罗宗宇所著《沈从文思想研究》，就是一部直接面对这一问题，并试图对沈从文思想作一次全面梳理的学术专著。作者于2004年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其时，我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其论文中，他就明确地提出沈从文是一个思想家，并对此作出相关的阐述与界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其实，对于一个以文学创作为主业的作家而言，是否同时是一个思想家，并不重要。然而，就其引起人们对其思想认识价值的关注，厘清这个问题，也并非没有意义的事。可是，何谓思想

家？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及相关界说。如果以其具有完整明晰的理论体系与构架，其思想表述以公认的诸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等著述方式作为思想家的标识，那么，沈从文自然不是思想家。非但沈从文不是，鲁迅也不是。毛泽东当年称鲁迅为“伟大的思想家”，依据的显然不是这种标准。以鲁迅而言，其思想虽不具备纯理论的显在体系与构架，却具有潜在的体系与构架；表述虽非纯逻辑的，却具有内在逻辑的自足性。且以其对中国问题乃至人的存在问题认识的清醒与独至，铸就了其“伟大的思想家”的品质。以此而论，沈从文无疑具有思想家的品质与特征。当然，这潜在的体系与构架，内在的逻辑自足性，是需要对其全部的著述进行梳理、钩沉、阐释及合逻辑的推导，才能获得显现的。

本著所做的，正是这样一次对沈从文全部著述予以梳理、钩沉，并加以相应的阐释及逻辑推导，以彰显沈从文思想的整体构架及特色的工作。事实证明，作者的这份工作，是具有独到之处的。

本著的特色之一，是对沈从文思想中核心范畴及范畴群的认识与把握。本书第一次提出，“重造”是沈从文思想的核心范畴，并由此诞生出“重造思想家族”。这里所谓的“重造思想家族”，即由“重造”为核心的思想范畴群：人的重造、经典重造、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等。通过对这些核心范畴及范畴群特定内涵及相互逻辑关联的梳理、钩沉、阐释，彰显出沈从文思想的系统性及内在构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沈从文思想中存在的张力结构的解读。这种张力结构，不仅存在于特定思想范畴内部，如经典重造思想中的功利与唯美、民族重造思想中统一中华民族视野下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存在于一些范畴之间，如社会、国家重造思想中对现代性的追求，与人的重造、民族重造中对现代性的反思二者之间呈现的二律背反。这一解读在一定程

度上还原了沈从文思想的复杂存在，破解了在已往沈从文研究中存在的单向度解读造成的学术困惑。

沈从文思想的独特存在，与他的湘西背景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本书第一章即对沈从文自我身份的认同，分时段进行了认真梳理。沈从文始终自称“乡下人”。虽然在不同时间段里，“乡下人”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然而，思想成熟期的沈从文自我认同的“乡下人”，既非早期初入都市时人生卑微的心理写照，也不只是后来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表示自我与“城里人”异趣的一种反讽。本书将其定位为沈从文自我身份的认同，并指出这种认同，是沈从文对其思想方式及其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及渊源的自我选择与界定。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性及其中内涵的张力结构，均可从这种“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及价值立场寻找到发生学上的答案。作者的这一梳理与辨析，为我们深入理解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性及其文化渊源，提供了一条明确的路径。

毋庸讳言，本书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沈从文思想形成的源头，不是单维度的，而是两个极富张力的维度并存。一是沈从文的湘西文化背景与资源，一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提供的思想要素及文化资源。本书对前者的梳理用力犹著，而对后者却没有给予与前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此，沈从文思想中内涵的诸如现代性与对现代性的反思等所谓“张力结构”，就难以获得更充分的说明。其二，本书第四、五章，分论沈从文的知识分子观与文物考古学。虽然，单就这两章各自论述的问题而言，其论述较充分地揭示出其基本面貌，但就文章结构言，其内容显然与全书论述中心——“重造”思想家族有所游离。

但这到底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沈从文思想的著作。惟其是第一部，某些不足乃至缺陷自然在所难免；惟其是第一部，其结果（包括它的成绩与不足）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沈从文的思想，都将提供一种有益的启迪。

序二

王继志

写序很难，写个合适的序尤难。它最起码需要对所序之作进行认真的研读，而研读的结果总不免带上写序者个人的主见。这些主见若跟原著的精神相吻合，就等于给读者“先入为主”地设定了一个理解上的框子；若跟原著的精神不吻合，甚至做出了曲解，云山雾罩地说上一通，岂不既误导了读者又陷原著的作者于尴尬的境地！因此，我一向不为别人的著作写序，自己极有限的几本小书也从不请人写序。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是，宗宇是我的博士生，而且是湖南人。他对出身于湘西并以全部的艺术生命营造了湘西世界的沈从文向有所爱，进校不久，就确定了以沈从文作为他的研究方向。因此在进行博士论文的选题时，他选择的便是沈从文“重造”思想的研究。当时正好是纪念沈从文百年诞辰的前后，学术界对沈从文的思想研究开始呈现出新的活跃态势，因此，其论文从提纲的拟订到开题报告，我都有所参与，初稿完成后，我又通篇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许多观点是得到了我的认同和肯定的。现在，宗宇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认真的补充、修订和增写，打算作为他的一本学术专著来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当然十分高兴。他要求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自然也就无法推辞。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经过海内外一代代沈从文研究者的努力，有关沈从文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有些问

题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学理上的澄清与辩白之后，也大体上形成了共识；但总体而言，对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研究仍显得有些不足。对于这些不足，宗宇显然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并有意通过自己的研究而加以填补。他的这本学术专著，立足于已有的沈从文思想研究成果，以沈从文全集文本的细读为前提，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如他所言，即通过对研究对象思想中屡屡强调的“独特观念/范畴”的把握来切入被研究者的思想实际。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他紧紧围绕着“乡下人”、“重造”、“知识分子”（读书人）和“文物考古”等几个特具内涵的思想观念/范畴展开论述，而对于沈从文的文学观念、生命诗学与人性美学等业已研究得较充分的方面，则有意识地进行了简略处理，即便它们是核心范畴也予以规避，从而显示出将方法运用到对象时的选择性，其中也见出作者力求创新的学术价值取向。而在对自己所选取的“独特观念/范畴”进行理解与把握时，又往往既注意对每一个独特的思想观念/范畴做出发生学的考察，又不忽略对其内容做出细密的考释与论证。但他又没有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将重点放在“重造”、“乡下人”等过去研究不够的思想范畴上详加论述，因而体现出方法运用的灵活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关沈从文的“乡下人”思想、“重造”思想和“知识分子”思想，虽然也常常被研究者们提及与观照，但总体上说来仍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宗宇的这本学术专著，对于这些问题都明显地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并且充满着个人的创见。比如，对沈从文“乡下人”思想的论述，过去的研究所强调的是：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的内涵，固然也包含着他本人对其个体生命和这个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性格型范”的强烈认同意识，但主要的还是用于“他指”。其指向就是与一切的“城里人”相对应，或从“城里人”的目光看来，属于“陌生人”、“边缘

人”、“野蛮人”、“蒙昧人”的所谓“乡下人”。而对于沈从文用来进行自我身份建构的“乡下人”的内蕴却缺乏深入细致的考释。宗宇通过细致的文本梳理，运用自我心理学理论，不仅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沈从文身份建构中的“自我感知——自我分析——自我评价——自我意识的校核”形成过程，而且从沈从文进行“乡下人”自我身份建构的客观社会背景出发，认为在中国社会不断进行现代转型的时期，沈从文所进行的“乡下人”的自我身份建构，本质上是一种诗性主体的建构。宗宇的这一“诗性主体说”，既是对“陌生人说”、“少数民族说”、“湘西人说”的推进，又很好地论证了沈从文思想中的“人类”立场与“世界性”意义。记得我在我的一篇小文中曾经说过，沈从文的全部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其根基固然在于他始终眷恋着湘西，而其成功却又在于他超越了湘西。他所创造的那个有情的湘西世界，是他先后经历了城乡两种生活的考验，并在两种考验的比较中，既摒除了狭隘的乡土意识又看清了都市文明的弊端，自觉选择了“人类”和“人性”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眼光之后，对给予他最初生命的湘西进行了情感与理性、历史与现实的全方位审视的结果。宗宇的有关沈从文的“乡下人”的“诗性主体说”，似乎也充实和验证了我的上述看法。

再比如，“重造”是沈从文思想的又一个核心范畴，在对沈从文“重造”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宗宇将沈从文的“重造”思想视为一个由“人的重造”、“国家的重造”、“社会的重造”、“地方的重造”、“民族的重造”、“文艺（经典）的重造”、“工具的重造”等多个成员所组成的思想家族，既总体地揭示出其形成的历史动因、各“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和思想特质，又对每一“成员”分别进行了论述，具体阐述出它们的内容与特点，从而在每一个方面，都比较深入具体地走进并还原了沈从文“重造”思想的整体世界和精神内涵，在一个相对自足的思想体系研究中实现

了对沈从文思想研究的深化。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宗宇在对“乡下人”沈从文的独特精神性存在还原的过程中，充分地注意到了沈从文思想的复杂性。因而通过研究，发现了沈从文“重造”思想中的张力结构，并对这一结构的存在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与把握，从而避免了那种在沈从文的思想研究中，将沈从文的思想简单化的倾向。

一部有价值的学术专著的写作，不能仅仅满足于资料的翔实和学术新见的提出，还要具备缜密地论证所提出的学术新见、解决所面临的新的学术问题的胆识和勇气。在宗宇的这部学术专著中，他首先通过周密的思考，给予了沈从文思想家的定位，又通过缜密的论证揭示了沈从文之所以被称作思想家的全部精神特质，体现的正是这种学术胆识和学术勇气。因此，这部专著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它通过对沈从文的“乡下人”、“重造”、“知识分子”和“文物考古”这些核心思想范畴的内容及其现代意义的评估，明确地指出了沈从文形成了对于自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独特观察与认识，丰富着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并在设定的条件下，提出了沈从文具有思想家的品格，是一位思想家的哲理性命题。应该说，这里既显示出年轻学人的大胆，又不乏学理性的根据。

作为年轻的沈从文研究者，宗宇这几年发表了一系列沈从文研究的文章，其成长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而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标志着他走上了更高的台阶。作为他的导师，我由衷地期待着宗宇继续坚持不懈的努力，能够在沈从文研究方面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2008年7月12日于南京大学

目 次

CONTENTS

引言	001
第一章 我是个“乡下人”	016
第一节 我是个“乡下人”	/016
第二节 “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	/021
第三节 “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客观依据	/035
第四节 “乡下人”自我认同的目的诉求	/048
第二章 立意在“重造”（上）	062
第一节 “重造”思想的生成	/062
第二节 人的重造	/085
第三节 经典的重造	/119
第四节 社会的重造	/140
第三章 立意在“重造”（下）	165
第一节 国家的重造	/165
第二节 民族的重造	/178
第三节 地方的重造	/203

第四节	“重造”思想的特征	/229
第四章	知识分子观	257
第一节	知识分子观的形成	/258
第二节	知识分子观的内容	/266
第三节	知识分子观的改变	/282
第五章	文物考古学	289
第一节	从兴趣到职业	/289
第二节	文物考古学的内容	/294
结 语		310
参考文献		315
后 记		319

引言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是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建构了一个自己的“湘西世界”，创造了沈从文文体，同时还执著于精神探索和思想言说，具有思想家的气质。^①

① 在“沈从文是不是思想家”的命题上，以往研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以赵园、贺兴安为代表的否定者明确认为“沈从文不是思想家”，但他们似乎都只是下结论，并没有对其理由作出具体阐述。赵园说：“沈从文不是思想家。由他那些作品（包括《烛虚》之属）寻绎深奥的哲理，在我看来是大不必要的。他的魅力在于他提供的图画。”（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第58页）后者则说沈从文“无意于对世界作哲理的思辨……他由此而来的涉及对世界的思考，从概念、范畴到表达方式，几乎全都是审美的，而不是抽象的、理念的。面对着‘神’，他始终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同否定者的旗帜鲜明相比，肯定沈从文为思想家的人似乎显得底气不足。据笔者所知，第一个视沈从文为思想家的人是与沈从文有着相同区域文化实感的湘西作家蔡测海，他的这一思想是在提出沈从文“被二十世纪文学史及文学批评非常合理地误解了：他是文体家，而非思想家”这一判断中间接表达的。（蔡测海：《主题的淡化》，见赵园主编《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页）但他同时在《探寻隐去的神性之径》中他又只是称沈从文为“一位充满矛盾冲突和困惑的思想者”（同上书，第534页），从而显现出立场的游移。真正公开大胆地将沈从文称作思想家的是吴周文，他在《“乡下人”的思想家与“魔术师”的创造——论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一文标题中称沈从文为“‘乡下人’的思想家”，他同蔡测海、赵学勇一样，在正文中并未对此命题给出任何论证。（吴周文：《“乡下人”的思想家与魔术师的创造——论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与以上两种情况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沈从文研究者绕开这一命题或对它进行模糊处理，其代表人物是凌宇、王继志，前者尽管对沈从文的思想与哲学进行过多种探讨，并指出沈从文承担着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双重使命，但他始终未明确称沈从文为思想家。后者虽然也作出了诸如“他（指沈从文——笔者注）同时又想担负起一个思想家的担子”的判断，但也未将沈从文定位为思想家。（王继志：《沈从文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274页）

虽然沈从文担心研究者“从作品中寻找人生观或世界观”，^①但是沈从文的思想家气质及其创作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呼唤着对沈从文的思想进行研究并将其推向深入。事实上，重视“思想”的表达是沈从文的一种自觉意识，也是他创作的一种重要价值追求。他曾公开声称小说作家“兼有艺员与思想家两种身份”，^②并说：“我只觉得一个作家应当如思想家”，^③“诗人不只是个‘工作员’，还必需是个‘思想家’。我们需要的就正是这么一群思想家”，^④认为“一切艺术价值的形成，不是单纯的‘材料’，完全在你对于那材料使用的‘思想与气力’”，^⑤“理想的叙事高手，还必需有一个专门家或学者的知识，以及一个诗人一个思想家的气质……”^⑥到1959年，沈从文在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还说：“到我自己能独立动手写一个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即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⑦直至晚年口述，他还是说：“我赞成作品里表现思想，不要思想插进作品里，应当是在作品里转移。”^⑧可见，研究沈从文的思想是研究对象自身的呼唤。与此同时，也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沈从文创作艺术的需要。研究沈从文的思想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剖析和把握沈从文的创作艺术，如金

① 《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6卷，第522页。以下所引的《沈从文全集》文章均出自这一版本，不再一一标注，特此说明。

② 《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62页。

③ 《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257页。

④ 《谈现代诗》，《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479页。

⑤ 《给一个写诗的》，《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85页。

⑥ 《论特写》，《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15页。

⑦ 《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420页。

⑧ 王亚蓉编：《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介甫所言：“沈的思想帮助我们阐明他的艺术”，^①从而有助于走近和还原沈从文。

回顾八十多年来的沈从文研究，对沈从文艺术创作个性的探索比较深入和充分，出现了以李健吾的《咀华集》、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从边城走向世界》中关于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的研究、吴立昌的《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和王晓明的《“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思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等代表性成果，他们对沈从文的艺术个性和沈从文文体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把握。同相对发达的沈从文艺术创作个性研究相比，沈从文思想研究则显得不够。

以往的沈从文思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以前，这是以否定沈从文的思想为主的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有李健吾对沈从文小说的人性思想价值进行过肯定，但在对沈从文思想的批评研究中，以否定性的批评居多。它有两种情形，一是否定沈从文的思想性，代表人物有三十年代的韩侍桁和贺玉波，前者称沈从文为“一个空虚的作家”，^②后者则认为“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③另一种情形则是在肯定沈从文具有思想的前提下，进而否定其思想的正确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整个四十年代的沈从文思想研究，在否定沈从文思想的方面，变为揭示其思想的“反动性”。有人认为沈从文对“抗战八

^①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引言》，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页。

^② 韩侍桁：《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载1931年3月1日《文学生活》第1卷第1期。

^③ 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评判》，1936年上海大光书局版《中国现代作家论》第二卷，转引自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